

缺失的琴鍵

「♪♪～♪♪」一串樂音在偌大的音樂廳響起，不難聽出正在演奏的音樂家實力有多麼出眾。大方卻又不失細膩，狂野卻又不失優雅的樂句，傳入耳中化作宛如天鵝般的舞姿，在腦海中盤旋迴盪。坐在鋼琴前那看似弱不禁風的身影，透過那纖細的雙手，奏出層次分明的音樂，但好像還少了些什麼。

「不能彈錯，不可以！」銳利的女聲蓋過鋼琴的旋律，劃過他的腦海，讓他更專注於對每個琴鍵的觸碰。

但與其說是演奏，不如說像是設定好程序的機器，他演奏出來的音樂固然精彩，但卻沒有情緒，像是一句沒有抑揚頓挫的話語。

江長樂機械式的按著琴鍵，像機器人一般，精準的控制每顆音符。他抬起頭，望向舞台邊。站在那裡的母親，雙手抱胸，注視著他，像是要挑出毛病一般，認真的聽著他的演奏。

隨著樂章走入尾聲，他做出完美的漸弱，最後輕輕地用零點五秒放掉踏板，演奏順利結束。

「Bravo!!」

台下觀眾各各起身鼓掌，有的更往台上拋出玫瑰花，甚至還有幾件粉色的蕾絲內衣。

江長樂靠在欄杆上，天台上冷冽的風吹起他的髮絲，背後是離地幾十米的高空。

每次演奏結束後他都會到天台，他很喜歡待在這裡，沒有鋼琴，沒有母親的嚴厲，沒有觀眾的期待，沒有任何人的要求。

這是他唯一能夠放鬆的時候。

有時候他也會想，只要他翻過這個隔開了兩界的欄杆，一切都會消失，或喜愛，或厭棄，所有的情緒都會隨著墜落離去。

但是不行，母親還在期盼他能夠揚名於世，繼承她的意志，公司還等著利用合同，讓他賺夠充足的利益。

可他現在不想煩惱這些，他看著底下的風景，雖說不是什麼像大峽谷般震撼的美景，只是平凡的都市街道，有人牽著狗散步，有一群孩子嬉戲玩耍，有人匆匆地走過巷弄，但卻充滿了溫暖的氣息。

這就是人間吧，他想。

微風一陣一陣的吹著，他看著自己的雙手，因為剛剛的演奏，現在還是在微微的顫抖著，手心的紅色疤痕彷彿要裂開來，流出鮮紅的血液。

「我剛剛，應該沒有彈錯吧？」想到這個，他就又莫名的緊張了起來，眼前的情景像是扭曲了一般。

.....空蕩蕩的房間中，只有一架平臺鋼琴放在正中間，及一個滿臉是淚的男孩坐在鋼琴前。而整個房間，因為夕陽的緣故，被照成鮮紅色的，但跟琴鍵上的血比起來卻相形見绌。

「你怎麼又彈錯了？我跟你說多少次了？」站在一旁的女人憤怒的拿起手邊的鞭子。

「手伸出來！」

抽噎不止的男孩，顫顫巍巍地伸出已經皮開肉綻的雙手，模糊不清地看著舉在上方的鞭子，內心的恐懼也在無限放大。

鞭子忽地上升，眼見就要落下——

「喂！在那邊幹嘛？回去練下一首啊，三個月後還有音樂會。」
江長樂錯愕的回過頭，看見母親站在門邊，一臉不悅的樣子看著他。
「站在那裡可不會讓你的琴藝更精湛，我不希望你讓我丟臉。」
「.....好。」

琴房內，江長樂正奮力地練習下次音樂會的曲目。在旁人聽來，絕對是可以稱作大師級的演奏，但是他的母親並不這麼認為。

「這邊不對，重彈。」

「為什麼你還是學不會！」

一字一句彷彿化成千斤鼎，重重壓在他的心頭，緊張的情緒讓他胃痛，連帶著手也開始顫抖。

「今天之內，沒練出來不準離開琴房。」

日復一日，他的生活除了表演之外，就只能不停地練琴直到母親滿意為止，然而母親彷彿是一個無底洞，無論如何也從未滿意過。

「等會我帶你要見的人是我幫你找的新老師，他剛從國外深造回來，聽說還師從莫札多芬老師，我好不容易才聯繫到他，你可要好好跟他學。」

母親開著車，時不時透過後照鏡看向映照在鏡子裡的江長樂：「聽到了沒有？」

他緩緩點了頭，看著窗外飛速倒退的風景，心裡不知道想些什麼。

「你要好好表現給新的老師看，不要讓我丟臉。」

想著等一下要見的人，他覺得自己應該要倍感緊張的，甚至身體可能會忍不住的顫抖，但他的內心卻毫無波瀾，也許那些情緒都變成了麻木。

現在他應該思考的是如何符合新老師的期待，如何在教導後讓母親滿意，如何.....太多了，他要做的事情，要思考的事情，實在太多了。

腦海中的想法化成一道道枷鎖，讓他喘不過氣。他想喝杯水來撫平自己的情緒，但雙手不聽使喚，拿起杯子時，杯中的水面隨之波紋四起，本想用另一隻手穩住杯子，卻不小心把手中的杯子碰倒。玻璃杯碎在地上，碎片混合著水散落一地。

「啊.....」江長樂愣了一瞬，臉色蒼白的想撿起那些碎片，他已經想得到母親會說什麼了。

你怎麼那麼笨手笨腳，喝個水都能打翻！

他在心裡過了一遍母親可能會說的話。

「你——」看吧，就像這樣。他麻木的握住了地上的碎片。

「別碰。」一隻手抓住他的手腕，也打斷了母親接下來要說的話，眼前的人快速地把碎片從他手裡拿開：「鋼琴家最重要的是手，你手受傷還怎麼彈鋼琴？」

在拿出碎片的過程中，沈驀瞥見他手心裡的疤痕，卻也不問如何。

江長樂愣了愣，順著手往上看，一張俊美的臉映入眼簾。

他把手抽了回來：「我很抱歉.....」

「沒事，下次小心一點就好，晚一點我再讓人收拾，先進去琴房吧。」沈驀微微地笑了笑，帶了點疏離感。

等到江長樂坐上鋼琴前的椅子，看著沈驀伸出手，他下意識一顫，細小的動靜被沈驀捕捉到，腦子一轉就能結合手上的傷疤想出一些，但他只是不甚在意的說道：「以後我就是你的新老師了，我叫沈驀。」

江長樂也伸手握住他：「您好，我叫江長樂，長久的長，快樂的樂。」

也是擅長的長，音樂的樂。他心想。

沈驀聽到後帶著些微訝異看向他，視線停留在他的面容上，接著便笑了笑，這次卻沒有了起初的疏離。

「我先聽聽你的水平，演奏一次試試。」

江長樂點了點頭，在心裡選了一首曲子，將細長的手放在琴鍵上。

坐在鋼琴前，江長樂的情緒逐漸沉澱了下來，又恢復到面無表情的樣子。他深吸一口氣，想著在練琴時母親所要求的姿勢，讓每根手指精確地放在它應該在的位置上。

沈驀看著他如此制式化的動作，忍不住的皺起眉頭。

接著，江長樂按下琴鍵，開始演奏。每個音符，甚至是停頓，都精準地不像是用人手所奏出的。

到了第二樂章，曲速放慢，明明聽起來是很優美的旋律，在江長樂心裡卻掀不起一絲波瀾，對他來說這是演奏，卻也僅僅只是演奏。母親跟以往一樣，站在一旁，嚴肅地注視著他的一舉一動，而此時，她深深的歎了口氣。看到母親做出這個行為，再次讓江長樂感到焦慮不安，他下意識地將這種情緒壓下。

是不是我又彈錯了？還是我沒有照著該有的速度演奏？還是慢板放的不夠慢？

他再望向另外一邊，沈驀正皺著眉聽著他的演奏，像是第二個母親般，對他施加壓力。

「！」一個不和諧的音條地出現在樂句中，本該按在黑鍵上的中指，往一旁的白鍵按了下去。

「嘖！」母親忍不住發出不悅的聲音，而在另一邊的沈驀他雖然看不到表情，但也夠想像他可能會把手扶上額頭，表情一言難盡，心裡一定會很失望吧。

怎麼辦？突如其來的失誤，讓恐懼逐漸流入他的腦中，思緒逐漸混亂。

但那些情緒迅速地被深深埋進心裡，讓他趨於平緩。

他看了看母親的反應，不悅的心情寫在臉上，這讓他感到更加專注於彈奏，更仔細的確認每個觸鍵的準確度。最後平淡的完成了整首曲子。江長樂靜靜的坐在椅子上，等待著母親和沈驀的發落。

「這首不是練了很多遍嗎？怎麼還會有那麼大的失誤。」母親皺起眉頭，礙於有外人並沒有直接發難。

「他已經做得很好了。」沈驀突然的發聲，打斷了她對江長樂的指責：「剛才失誤的地方甚至是有些更厲害的鋼琴師也會出錯。只要勤加練習就能更流暢了。」

面對沈驀的插話，她覺得莫名奇妙，但因為是好不容易才請到的老師，她把火氣強壓下來。

「別擔心，女士。我會負責教好他的，交給我吧。接下來的兩個月，讓他在我這邊住下來吧。」沈驀邊說邊把她送出琴房外。

江母走後，只剩兩人的琴房也隨之安靜了下來。想著剛才失誤的江長樂，忐忑不安地背對沈驀坐著。

「不必放在心上，失誤是常有的事，再彈一次吧。」

或許是因為和其他人不同的鼓勵，江長樂有些愣神的看著沈驀，但心裡卻無聲的反駁。

不能失誤，不能是常有的事，絕對、絕對不能。他腦海裡浮現一雙雙眼睛，有母親的、有觀眾的，每個瞳孔都倒映著他的身影，挑出他的每一個錯誤。

但明面上江長樂還是點了點頭，再度做出跟剛才一樣如程式般的動作，旋律慢慢響起。

隨著音樂的行進，柔和的旋律緩緩浸透整個房間，沈驀卻覺得少了些感覺。

「你放輕鬆，當作一場即興就好，再彈一次吧。」

一首曲子很快過去，沈驀想了許多教學方案，晚一點再來一一決定。

「今天先到這裡，明天我們再開始教學吧。」

江長樂聞言有些錯愕：「我.....是因為我又出錯了嗎？」

「怎麼會這麼想？你做得很好，今天只是先測試你的水平而已。」

「但是我還沒練好鋼琴。」

「適當的休息是為了走的更長遠。」沈驀將江長樂從椅子上拉起，把他帶離琴房，來到已提前準備好的客房。

「好好休息，明天再繼續。」

沈驀輕輕關起房門後，獨自回到琴房，月光照亮黑暗中的鋼琴，發出微弱的銀光。

他的手輕輕拂過鋼琴，下午瞥見的那雙眼睛和回憶裡的逐漸重合，卻能夠輕易分辨出來。

.....

在昏暗的房間，寒冷浸透他的身體，但身旁的人卻像一個小太陽，依賴的靠著他。

「哥哥叫什麼名字？我叫江長樂！」小長樂亮著眼眸，好奇地看著端坐在牆邊的人。

「沈驀。」

「好名字！」江長樂誇道。

雖然他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但是只要他和別的長輩介紹自己的名字時，他們總會這樣誇他。

沈驀維持不住冷靜的樣子，發出了笑聲，眼底流過一絲暖意：「謝謝。」

也許是從被綁架來後，在這地下室裡待久了，明明只是簡單的誇獎，眼前的小孩可能連自己的名字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，但還是感受到了一點溫暖。

那時候起，那雙明亮，充滿著期待的眼神深深烙印在他心底，像塊瑰麗的黑曜石。

但現在黑曜石蒙上了灰塵，什麼都沒有透露出來。

可惜當初逃出來後，沒能夠見到他，再也沒看過那雙璀璨的雙眸。

他垂下眼眸，冷色的月光灑在他的指尖。

不過無所謂什麼原因，他都會讓小太陽再次死灰復燃。

被推進房間休息的江長樂坐在床上發呆了起來。

「我明明應該要練好才能休息的，為什麼要突然叫我來休息？」現在他就像一個已經被設定好程序的機器突然被插入外來的命令，他不知道該執行哪個指令，一遍遍的糾結矛盾讓他大腦渾渾噩噩。

最後他撐不住思考帶來的負荷，墜入了深沉的夢鄉。

翌日早晨，沈驀敲了敲客房的門，卻許久沒有人回應。

也許只是還在睡呢？他推開客房的門，看見整齊的被褥，而本該待在房間裡的人卻不在。

他的小太陽又不見了。意識到這件事的沈驀急忙出了房門，突然聽見了悠揚的樂音，他來到琴房，進門後不出意料看到了坐在鋼琴前的人。

「你什麼時候過來的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睡不著就過來了。」江長樂放下琴鍵上的手，像接受老師訓斥的學生一樣低著頭。對他來說這是最好的方案，他有照母親的話練習，也有照著沈驀的話休息，只是把一段時間分成兩個階段而已。

「不是說好要休息了嗎？」

江長樂內心只覺得這是例行公事，所以沉默不語。

沈驀見狀，無奈地說：「算了，那就先上課吧。」

「你知道你不足的地方在哪裡嗎？」

江長樂搖了搖頭。

「其實你的演奏已經很好了，但是缺少了最重要的東西。」沈驀指著江長樂的左胸口：「沒有感情的演奏，就像沒有語調的話語，雖然依舊能夠傳達意思，卻平淡乏味。」

「只要我一直練就能學會了。」在他的經驗裡，這一直是母親所要求的東西。

「練習只是為了磨出你的形，而感情才能賦予演奏的靈。」沈驀沉思了片刻，接著說道：「等一下跟我出去一趟，你去準備一下。」

出發時，沈驀遞了一顆糖果給江長樂：「如果無聊的話就先吃點糖吧。」

他接過糖果，但並沒有打開來吃，只是握在掌中，感受糖果上留著的餘溫。

「要去哪裡？」他問道。

「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」沈驀故意賣了個關子。接著車子開上高速公路，來到外縣市，持續地往一個明顯的地標處前進。

「我們到了！」眼前是充滿歡樂氣息的遊樂園，小孩子們嬉戲玩鬧，大人們也開心的在園區裡面享受快樂的時光。

「為什麼要來這裡？不是要學鋼琴嗎？」從沒來過遊樂園的他迷茫地看著拉著自己手的人。

「來找出屬於你的音樂！」

「屬於我的……音樂？」

沈驀笑著點了點頭：「嗯，只屬於你。」

聞言，江長樂有些愣神，須臾才反應過來，心中升起一些他沒察覺到的期待，在黯淡的眼眸深處埋下了火種。

「但是……母親不會同意的。」想到這個，江長樂垂眸，說不清的失落襲捲過來。而沈驀並沒有打算回答他，只是拉著他的手，走進遊樂園。

「來吧！想先去玩什麼？」

江長樂沉默不語，心中只在煩惱今天沒有練習完鋼琴，想到母親憤怒的面容，他就有些後悔。

就這樣，他被拉到了摩天輪的排隊處，一個沒注意就已經被帶進了車廂內。隨著車廂的高度漸升，視野也變得更加遼闊。

「很漂亮吧？」沈驀對著在發呆的江長樂問道。

「跟天台的景色一樣。」他向對方解釋他的習慣。但是又不一樣，在這裡可以不用特意忘記那些事情，讓他能更專注的欣賞外面他沒看過的風景。

搭完摩天輪後，他們到了海盜船那，坐在了最後一排。隨著海盜船的擺動，江長樂覺得有點害怕，握著把手的手捏的更緊，心跳有點微微加速，而沈驀也把這些微小的動作看在眼裡。

「你現在覺得怎麼樣？」

「.....」江長樂不知道該怎麼說，心中有一種興奮的情緒，卻陌生的讓他不知所措。

「沒關係，我們去玩雲霄飛車吧。」

坐上座位，安全桿降下，接著，出發。車速慢慢加快，江長樂再次緊張的握緊桿子。

突然，一陣墜落感傳來，江長樂忍不住的叫了出來，再來列車快速的經過彎道，在最後的爬坡後，回到原點。

「你看看其他人，他們怎麼樣？」

「開.....心？」心臟還在急劇跳動的江長樂，用顫抖的聲音回著。

「那你呢？」

「.....」剛剛在過程中自己的叫聲，彷彿把壓抑在內心的東西喊了出來，現在他覺得有些舒暢。

「不用太著急回答我，我們先去吃飯吧！」

餐桌上，服務員送上剛點的牛排以及在高腳杯中倒入暗紅的液體。

「這.....是酒嗎？」

「如果我說是呢？」

江長樂愣了幾秒：「酒駕.....犯法的。」

沈驀噗嗤一笑，看著他有些遲鈍的樣子，笑著說：「開玩笑的，只是蔓越莓汁而已。」

過了一陣子後，沈驀放下餐具：「今天的行程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「很.....陌生。」所有的情緒、活動都讓他感到生疏。

「你在玩完遊樂設施後，有沒有注意別人的反應？」問完後沈驀接著說：

「每個人的反應，是不是都不太一樣？有的人快樂的笑著，有的人害怕的哭了出來。」

江長樂的腦海裡浮現許多人的樣子。

「每個人的情緒，不像是有一譜一樣，上面會告訴他們該做什麼，但是他們用最棒的方式把自己表現了出來。」

江長樂欲言又止，最後茫然地看著沈驀：「.....我不了解，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該表達情緒，也不知道要怎麼開心。」

他沒有小時候的記憶，也許他有過開心、難過的時候，但是自他六歲失憶醒來後，母親限制他的出行，從此彷彿全世界只剩下鋼琴。

情緒只跟著樂章的演奏高昂或低沉，但隨著名氣增長，越來越多人關注他，壓力幾何式的倍增，那些僅有的情緒也被碾成塵埃。

但現在有人拚命地想將塵埃重新塑型，他第一次感受到溫暖，也想要為此努力一把。

接下來的兩個月，他們每天都待在一起練琴，更多的時候沈驀會帶著他出門，讓他融入他在天台上看過的「人間」。

沈驀時不時地就會稱讚他：「對，沒錯，就是這樣。這不是練習就能得出的音色，你找到了！」

兩個月很快就過了，江長樂的情緒也很常會浮現在臉上，雖然沒有很強烈，但沈驀已經很滿足了。

江母把江長樂帶回了家，一回去就把他推進琴房，壓抑的氣息瞬間湧上。這一待就是到半夜。

琴房內，突然響起的手機鈴聲貫穿了本該寂靜的夜。

「喂？」

「江長樂先生您好，抱歉這麼晚了還打電話來。」手機螢幕上，顯示著聯絡人：經紀公司。

「嗯。沒關係，怎麼了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下場音樂會的票，在剛才一開賣後，十分鐘內就搶購一空，我們想即時來通知您這個喜訊。」電話傳來的男聲帶著一絲戲謔。

他看著頭條上的標題：「師從知名鋼琴家的天才少年」，嗤笑了一聲。

本來一開始只是通知，但是話語卻逐漸銳利。他旗下也有一位他看好的新人，花大價錢的宣傳直接被蓋過，忍不住地刁難詆毀。

「畢竟您才剛被大名鼎鼎的沈驀老師教導過，也不知道是什麼福氣才能讓沈老師看上您，您一定把老師伺候的很好吧？沈驀一定很開心有你這樣的好學生吧？」

「.....去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說，收回去，收回你的話！」陌生的憤怒湧起，衝上他的心頭：「你不該萬不該說出這種話，老師不會做出這種事，如果有下次我就.....」

「你就如何？別忘了你還有合約在我們這邊呢。」

剛升起的怒火被澆滅，憤怒被一股絕望取代，這是他第一次覺得自己如此渺小，他什麼都做不到，連澄清也沒辦法。

「與其在這裡想有的沒的，還不如快去練習，不然下次音樂會演奏不如預期，敗壞的可是沈驀的名聲。」說完之後，電話就被掛斷了。

手機的螢幕暗了下來，映出江長樂幾近絕望的臉。

之後他把自己關在琴房裡，而江母也樂見其成。

直到琴房傳來歇斯底里的叫聲。

江母推開門後看見江長樂頂著一頭凌亂的頭髮，拳頭砸在琴鍵上，眼下青黑，正喃喃低語著。

「你在對鋼琴做什麼！」她快步過去抓住他的手，正要嚴厲地教訓他，卻被那雙黯淡無光的雙眸盯著，一時說不出話。

「母親.....我好累，為什麼不能放過我？為什麼你們不能放過我.....？我彈了好久，為什麼你不能誇誇我.....」

像他一樣誇獎我。

背後像是有溫暖的火光，稚嫩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：「你剛才做的很好，不要睡著，我們很快就能逃出去了.....」

他是誰？

我想不起來，我好累。

江長樂猛地站起來，往外面走。

「你要去哪裡！」江母追在後面，看見他停下腳步，用無神的雙眼瞥了一眼自己，讓他不由地站在原地。

最後她目送著她的兒子消失在她的視線裡。

沈驀找到江長樂是在天台上，他坐在地上，腳邊有幾瓶喝完的酒瓶。

他對自己說過喜歡在演奏後來天台，於是抱著運氣來尋找他，所幸猜對了，也幸好他沒有更激進的行為。

「別喝了。為什麼要喝酒？」沈驀把酒瓶抽走，坐在他旁邊，擔憂地看著他。

江長樂醉醺醺的看著他：「因為.....有人說可以忘掉、許多煩惱.....」

「煩惱？」

「我喜歡彈鋼琴，又不喜歡彈鋼琴，他們喜歡的只是我的天賦.....我覺得好累，為什麼他們從來沒有滿意過？我已經.....真的已經很努力了.....」

他說了很多，沈驀也充當一個很好的傾聽者。

江長樂靠在他的肩膀上，酒精的作用下讓他把想到的事情都說出來：「.....小時候我很常做一個惡夢，夢裡我也是這樣靠著一個人，然後有很多血.....我很害怕.....」

聞言，沈驀眼底有些暗沉，江長樂的聲音逐漸和回憶重疊。

「好多血.....鳴.....」小孩子的哽咽聲響起，顫抖的手指指著一個充滿血腥味的房間，血肉模糊的身影，隨處噴濺的鮮血，染紅了那個空間，而躺在桌上的那個小孩，腹部被剖了一個大洞，身體時不時在那邊抽動著。

而在一旁低泣的小江長樂，緊緊地抓著他的手袖，抽噎著說：「我好怕！」

他看著低頭靠在自己身旁的長樂，用顫抖的手，輕輕的拍著他的胸口。

「別怕，我們很快就會自由了。」

「嗯.....」

那時感覺到身邊的人的情緒，他哼出了個平緩的旋律，雖然緩慢，但充滿了柔情，接著一個轉折後變得輕快。這是媽媽會在寧靜的夜裡，唱給他聽的旋律。

而現在他也哼了出來，輕輕地安撫著江長樂。

聽著這個旋律，在加上他用穩定的節奏輕拍著胸口，長樂的情緒漸漸穩定下來，平穩地呼吸著，接著便沉沉睡去。

「一個星期，一個星期後音樂會，我一定會讓你自由。」

「我保證。」

到了音樂會當天，江長樂在休息室做最後的準備。他偷偷地從幕簾向觀眾席望去，這次如同往常，台下坐滿了觀眾，正熱烈地討論著接下來他的演出。

「長樂，在上台前我想送你一份驚喜。」沈驀含笑看著他，又掃了一眼坐在沙發上的經紀人。

他緩緩地從包包拿出一份文件：「知道這是什麼吧？」

「我的.....合同？」

那份文件厚厚一沓，上面的字密密麻麻，卻讓經紀人臉色一白，但很快經紀人就恢復鎮定。

不可能，那份合約明明就放在很隱密的地方，一定只是幌子！

「怎麼可能是你的合同！這是什麼？你該不會想用這幾張紙就來威脅我？」

沈驀用冷冽的眼神看著他：「你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不必僥倖，上面的真實性比你的鼻子還真。而關於怎麼拿的你不必知道。」他不疾不徐地翻開合同，看著上面的字道：「我都不知道貴公司那麼擅長違法作業，看來這些年從不少人身上賺得盆鉢滿盈吧？」

接著，他翻到最後一頁，上面簽有江長樂的名字，不過有些扭曲，筆跡看起來還被淚水浸濕，有些暈開。他拿起這一頁，當著江長樂和經紀人的面，將它撕成一瓣又一瓣，化作片片雪花，從經紀人眼前，緩緩地落下。

經紀人的表情，如同落下的紙片般，變得僵硬、破碎。

「你——」經紀人憤怒地指著沈驀。

「怎麼，你還想拿著它來要違約金？」

「……」罪證確鑿，面對冷眼看著自己的沈驀，經紀人啞口無言。

「不如這樣，你們放長樂自由，長樂就不對你們提告。否則……」沈驀笑了笑。不過長樂不提告，可不代表他不提告。畢竟這種不平等條約不只長樂一人身陷其中。

「行！我回去就請示！」經紀人咬牙道，說完就奪門而出。

「你們給我等著，我會讓你們再也踏不出這個音樂廳。」經紀人想著。

看著經紀人離開，一隻手從後方碰上江長樂的肩：「從今天起，你能好好享受屬於你的音樂了！」沈驀面帶微笑，鼓勵著他。

「嗯！我會的！」江長樂肯定的向沈驀點了個頭。

「那我就先去觀眾席了，我很期待你的表現。」說完，沈驀打開門準備離開。

一打開門，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眼前。

「沈老師您好。」江母向他打了聲招呼，準備進去找長樂。

「慢著，別再去打擾他了，讓他放鬆一下吧，這都是為了更完美的演出。」沈驀擋住江母，迅速地走出休息室並把門帶上：「畢竟您希望得到的是一顆鑽石，而不是在壓力下粉碎的碳粉吧？」

「我希望，您等會能好好聽聽他的演奏。」他邊說著邊把她推離休息室，不讓她靠近。畢竟是沈驀說的，再加上她想起那天長樂奪門而出的背影，她也不好再說什麼，只能走去平常她會去的位置。

「讓我們歡迎，今天將帶給大家完美的音樂饗宴的藝術家，江長樂！！」主持人熱情地開場，台下也一陣歡呼及掌聲。

聽到開場白之後，江長樂穩健的走向鋼琴，向台下敬禮後，表演準備開始。

他閉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氣，往母親應該出現在的位置望去。

啊，果然還是那麼嚴肅的看著。不過，他不會再為此感到害怕了。

有個念頭，從最近的學習中漸漸地萌芽，在腦中也模擬了好多次這樣的畫面。

「這次，一定要傳達出去。」

一串華麗的音符，揭開了音樂會的序幕，但不同於以往的是，觸鍵上，多了一絲柔情，多了一些情調，這和他以往的音色，截然不同。

第一樂章的尾聲，曲調逐漸轉緩，來到最後一個小節，江長樂輕柔地為第一樂章收尾，比起以前，踏板晚了一些才放開，留下一片糾結。

接著第二樂章開始，慢板的曲速，在江長樂手下卻不顯單調，他的心情，淡淡地浮現在樂句中，如泣如訴，反映著被禁錮的自己對自由的追求。

來到第三樂章，明亮的樂音逐漸充滿音樂廳，而此時江長樂露出了不曾在演出上出現過的笑容，彷彿找到真相般豁然開朗。

他看著坐在台下的沈驀，笑得更加燦爛，對視中也看見他眼中的笑意。

輕快活潑的氣息在音樂廳迴盪，帶動觀眾的情緒，也紛紛揚起了笑容。在一連串高難度技巧後，以高亢的音結尾，最後一切歸於寂靜，以最完美的音響作結。

「找到了，這就是我的音樂！」江長樂起身，帶著滿足的笑容，向台下敬禮。台下隨之歡呼四起，有的人快樂的鼓掌，有的人受到演奏的情感渲染而感動落淚。而跟往常一樣站在舞台邊的母親，淚水劃過那佈滿歲月痕跡的臉，難得地為自己兒子的演奏鼓掌。

回到休息室，沈驀站在那等著江長樂。

「棒極了！你真的很棒！」沈驀抓著江長樂的肩膀，激動的說著，接著把他擁入懷裡。

「傳達到了嗎？」江長樂也有些激動的問著。

「嗯！」沈驀用他的手，搓了搓長樂的頭。

那隻大手的溫度由手心流至長樂的頭頂，像是在給他肯定。

「對了，其實我也想給你一個驚喜。」江長樂走向放在休息室內的那台蓋著布的琴。

「這是我特意為你準備的表演，我唯一的觀眾。」他掀開琴上的布，拂過這台承載著許多回憶的鋼琴。

為了這個時刻，他特意將家裡的鋼琴送來了這裡。

「其實，我一直覺得你給我一種熟悉感。」江長樂把手放在有些泛黃的琴鍵上。「尤其是那首你哼給我聽的歌。」他開始按下琴鍵，把腦海中的旋律，一個一個地彈奏出來。

音符逐漸填滿整個空間，由牆壁反射回來的聲音創造出唯美的音響，不過，無論江長樂再怎麼表現這首歌，他還是想不起來眼前的這個疑似在回憶中出現過的男人，究竟是誰？能夠唱出如此柔和平穩，能夠穩定他情緒的旋律的人，到底是誰？

突然的電話鈴聲打斷了他的思緒：「喂？」

「長樂！你在哪裡？」裡面是母親焦急的聲音：「音樂廳失火了！你快出來！」

「失火？」聞言，沈驀臉色一變，打開了門，火勢已經燒到了門口，也逐漸從其他地方擴散進音樂廳。火舌不斷吞噬整個音樂廳，天花板上的燈也隨之紛紛落下。這樣的火勢，就算冒險逃出去，也會受到重傷。

火光照映在江長樂眼底，彷彿要燒穿他的大腦，將埋在記憶深處的碎片喚醒。

那時他被背著走，頭上流著血，身後是著火的屋子，為了逃離人販子，他們鋌而走險，所幸成功逃脫。

他也想起記憶中的人的名字，以及大致的輪廓。

還有那首歌，他不自覺地哼了出來。

沈驀愣了愣，最後笑了一聲，將他牽回鋼琴前。

「反正也出不去了，我們還沒有一起彈過鋼琴呢。」

江長樂想著記憶裡的溫暖，再次彈奏出了旋律。

讓人想到了自由的飛鳥在天空中翱翔，四季的花瓣隨風飛揚。

伴著歌聲。

最後沉寂於火光之中。

原以為的自由，也只不過是找到了個更大的籠子。只是這次，他不再是孤身一人。